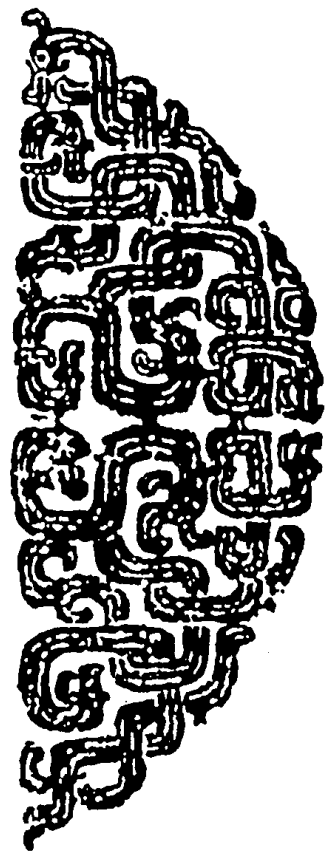


康熙陽穀縣志



(清)王時來  
(清)杭雲龍  
纂修

本書八卷首一卷，據抄本影印。

序

書契以來史與志並重史言縱  
志言橫縱以博聞橫以廣見二  
者若斯之隆也三代之盛典冊  
大備王朝之掌記毋論已下逮  
邦國鄉遂莫不各有圖籍之載  
藏于有司若山川土田戶口之  
屬纖悉畢備苟有求焉則皆可  
按籍而得也後世詳史而畧志  
志之領於史臣者不過考前代  
沿革辨定疆域而已詳固不可  
得聞主郡邑所在大小視古侯

國乃或曠世無志或志具矣而  
有為之前莫為之後甚者簡陋  
荒蕪即其所存已非徵信之書  
有志之弊乃與無志同坐使士  
不通今史不達俗有志者興歎  
于文獻之不足是誰之責也夫  
所重于邑志猶史之重有日錄  
也一邑而無志是一代而無史  
邑有志而莫踵其美與任其荒  
陋不治是史有傳而殘缺不完  
且迷謬失信也史之失咎在館  
職可指而議也志之不修非有

司者之責而誰任之今

朝廷軫念民事留意圖史嘗行  
令各省府州縣徵詢故寔完葺  
舊章于史局外更俾文臣纂修  
一統全志蓋與周官職方外史  
之意于載一轍而一時郡縣吏

承奉德意亦往往能博收廣述  
勒成一書自聲教所被山陬海  
澨載籍未見之地咸得有所著  
見以垂于無窮方域之記載十  
是乎盛焉顧事不惟其始惟其  
繼獲麟繫春秋之終而裂晉揭

綱目之首不有述者無令中絕  
千五百年乎夫政有變移俗有  
澆淳時有衰盛事有廢興後之  
人其不可以無所考也明矣且  
夫世本外紀皆載事之書然不  
假于司馬氏之手吾未知其事

之傳否已言之不文無惑于行  
之不遠是故擇之欲精語之欲  
詳必有才也亦有識也抑有學  
也若是而後可以紹前作而後  
可以益前作史法也亦志法也  
非賢有司誰望之陽穀令荆南

王君試宰五年治教洽敷庶務  
具舉乃取邑志而重修之先是  
王君始至即以是為任謀及于  
余余固冀然望之適堂尊山陰  
金公亦有振親郡志之舉令于  
屬邑曰使邑任其分郡統其合  
合者務整分者務詳而王君遠  
首應是舉益其交勵以有成也  
既脫藁問序于余余觀王君為  
治廣惠愛皆務實濟而于邑志  
獨能不以虛文置之洵乎知所  
宜重矣而披讀是卷明瞻有體

條理不紊則又誠以信于今而  
垂于後焉其彬彬乎有史長者  
耶夫勤政勉事以率民康樂在  
俗吏猶難望之而又有若述之  
雅施及後世王君之于職也勤  
矣余忝竊其事樂其績之底于  
成亦幸附綴而與有榮焉故欣  
為之序

康熙五十五年丙申秋七月充  
州府糧捕通判戴文武書于官  
署之寄廬

序

穀志修于癸丑前令王君天壁  
距今四十餘年矣其間景物興  
廢之殊風俗今昔之異戶口盈  
虛之不一天時祥禳之不齊以  
及名宦鄉賢孝義貞烈之踵接  
凡所宜志者要亦不尠而天時  
不書人事不紀非學士大夫之  
責而誰之責歟余于庚寅歲來  
蒞于茲撫卷慨嘆輒欲謀所以  
脩輯之會建倉繕城日逐逐于  
庀材鳩工之末而不遑及甲午

秋

郡大人纂脩郡志下令州邑各  
脩志以上余奉檄欣然爰集邑  
紳士而援之以舊志令各舉所  
知以續之復設局于學使廣之  
董其事紳共續成上于廣文廣  
文校讐詳核而後進于余余復  
手自校閱日繼以晷值澤旺寇  
邊奉檄採辦軍需中間旋作旋  
輟者凡數閱月訖今春而告成  
嗟乎志固不易脩脩志亦不易  
也余後王君四十餘年而來俱

欲接續四十餘年之事保無有  
掛一漏百之譏所自信者諮詢  
必周考據必核甄別必嚴不敢  
以私廢公不敢以疑傳信舛訛  
不敢襲終始不敢懈而二三紳  
士亦皆不我棄遺多聞見者以  
所聞見進多才藝者以其才藝  
効操觚染翰各奏爾能庶幾千  
腋之裘矣若夫修飾而潤色之  
則仍有俟夫後之君子而或者  
謂余楚中人也其猶有左史倚  
相之遺風歟噫左史倚相豈余

所敢望耶若前令天璧玉君則  
固吾宗之先達者也薪火相傳  
吾其為彪固乎是為序

皆

康熙五十五年歲次丙申孟夏  
陽穀縣知縣加二級楚郢王

時來謹識

重修陽穀縣志跋

春秋紀陽穀者凡二是陽穀之名自春秋而已五其山川土田當不與他邑等甲午歲予兩人先後司鐸于茲承邑侯白湖王公之下王公以三楚射父使相才而留心于邑乘庶幾成良史矣乃猶虛懷博採徵求之獻因屬余兩人各舉邑之耆宿而進之余兩人遂得參閱舊志知陽穀舊無志明成化中奉 詔創脩孟公純與一二者宿輒錄成帙尚未梓行嘉靖丁酉劉公素托僉事李公際元纂輯為卷有五為目三十有二始鎮諸板萬曆丙午范公宗文托邑貢來公

麓增脩崇禎辛未別駕署縣季公文林補續要香無大損益也

國朝癸丑各省時風儒名賢纂輯通志王公天壁館藩公淑藻別門分類屢加校定成為全書而見聞異詞殘缺失次猶不無承訛因陋之憾今邑侯奉府校慨然曰志與史名異指均必參之傳記訪之文老警正以辨其訛而條分縷析巔末必核遺無不種况邑聖門四賢遺蹟當特起文力為表章至全卷中有類郭公夏五者姑闕之以存疑而事關政教合入志者一併附錄此豈一千足之烈所能勝任賴博物

君子以匡所不逮也余聞命以廩庠侯帶等對公曰是所素得之士即走書聘請委以增訂侯生取其先悔過堂藏本細心檢閱數閱月稿成進之邑侯親為筆削宛如春秋遺法而冲懷若虛猶聘邑搜貢郭君瓚從而參校之此豈僅一邑之良史而應千百年之信書矣吾二人雖皆青齋末進渺聞寡見而風化表章亦與有責焉故危言以為紀

皆

康熙乙未儒學教諭杭雲龍全跋  
訓導王啟膚

本府帖文一道

兗州府正堂加二級金 為續脩郡志以

徵文獻事照得志書之作所以監古今成敗之蹟察風俗得失之由以示沿革以昭鼓勵而其要總歸于軫念民生休戚至計事甚鉅也故廣而言之通天下有志次而各直省有志次而府州邑莫不有志雖部帙不同然指歸則一苟徒事靡文而于守官守士之責毫無裨益

於志何取以故前人創之不廢是舉後人因之豈敢憚勞本府領郡魯邦已期

月矣魯本

公之封域乃

主聖之發祥東山泗水勝地猶存棧模菁

義遺風未泯公餘流覽郡志一書竊歎

是編本穀山于公之纂繼續

本朝時事者乃前太守遂寧張公也然目

乙丑至今已三十年所缺焉未有起而

續之者誠恐愈久愈湮將來益難復問惟是本府才慚罷鼠學愧離蟲聞見未周搜羅難及豈敢謬為踵事增華然以文獻所關事有不容再緩所藉諸同事各抒素抱其相叅訂先輯州縣之遺彙補郡志之缺使因革損益昭垂不朽節孝忠良將有徵考合行諮詢酌議為此牌仰該縣官吏照牌事理文到立即出示通知闔屬紳衿父老英俊遵照單開

條款詳加斟酌何項當刪何事宜補何者屬謫何者逼真考覈勿厭精詳登載尤須慎密務盡所長先將該縣志節續明白條分縷析明以教我本府樂觀厥成寔於同事諸賢達有厚望焉幸勿視為泛泛計粘條畧一紙

一分野山川古蹟不改若城社解宇之遷移溝渠隄防之通塞河道津梁之更易舊址新遷不妨添入並載

一賊役有重輕戶口有增減須據現在審定額數更改明白

一忠孝節義彰明較著固不敢遺或有隱德篤行雖僻處微賤未經表揚者須採鄉評補入

災祥休咎係乎本地方社稷人民者載之以示占驗以垂鑒戒否則無取

一藝文雜奏議條陳攸繫國計民生者可傳不朽皆宜訪查輯補他如贈答題咏

俱不必載

一選舉封磨科目若無功績可彰德行可錄列叙先後僅書姓氏足矣

一文武大小職官果有循卓越奇薦舉特用治行足錄者悉叙事實於名下其餘止開姓名籍貫及到任卸事日期以免先後舛錯

一學官官舍所當詳溯繪圖若祠宇寺觀非表揚功績非奉勅建者概不在數

一土產方物切于衣食日用除種植蓄牧而外凡珍異之物勿得捩拾以美觀瞻致滋地方之重累

一舊志有遺漏者必須增入有偽舛者確加考正若荒謬無稽者竟行汰去雖曰續脩亦不可因謫傳謫也

一脩輯志書亦有徇私情托不顧名義恐貽譏訕本府俟該縣彙齊到日自當遵請品學兼優德望素隆者主其事以別

其去取斷不使有偏徇凡我採訪主裁者期存直道杜絕弊端

以上畧舉數則正古人所云定其規模而後從事之意至於詳求精別商確不朽不致貽誚續紹寔有望於同事操筆併轄中傳惟之君子

康熙五十三年八月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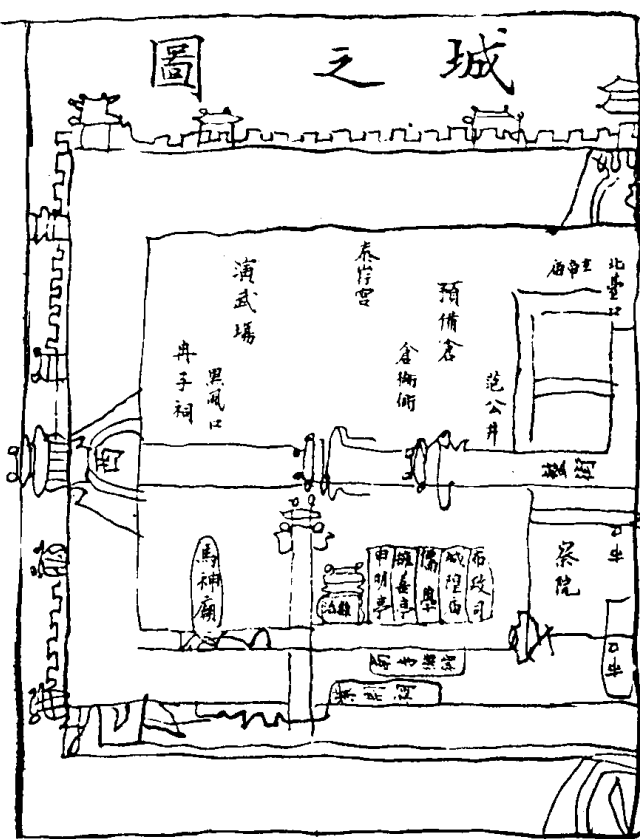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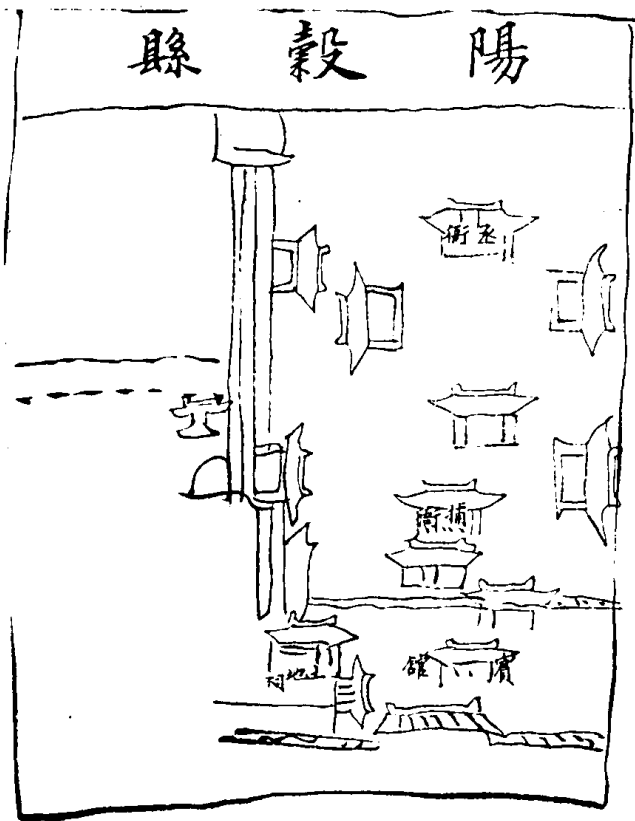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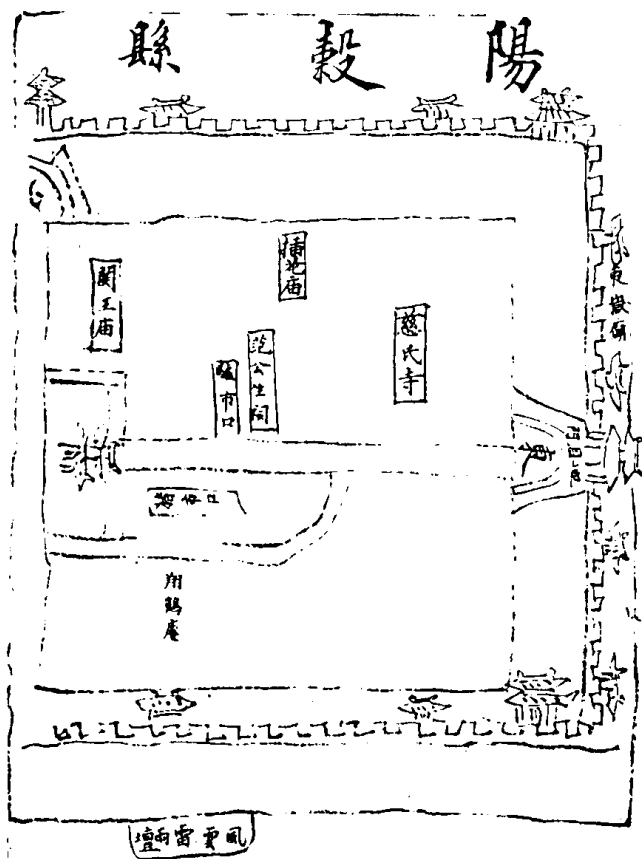
陽穀縣志卷之首

陽穀縣城圖

陽穀縣治圖

陽穀縣儒學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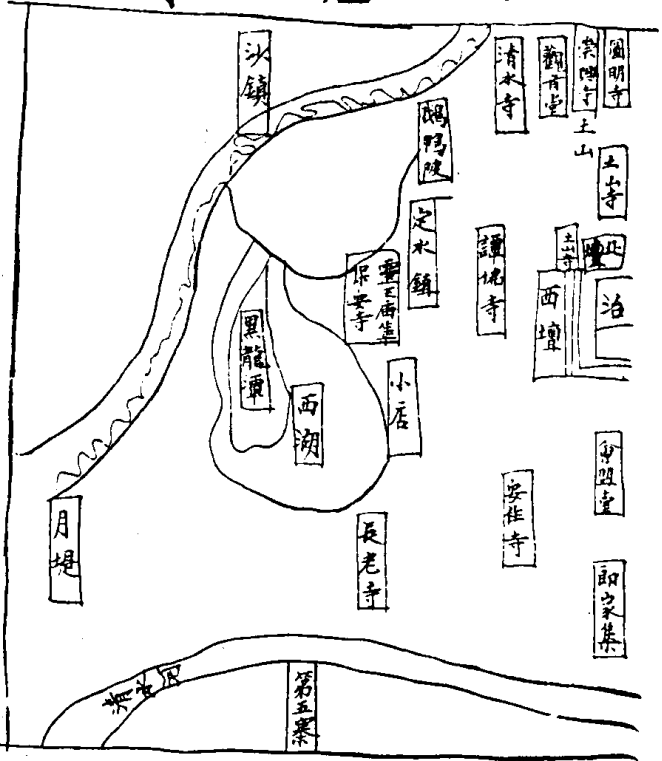
陽穀縣四境圖



會通圖



# 四境圖



## 重修陽穀縣志序

歲辛亥為

今上御極之十年予以丹徒學博奉

新命量校備員茲去甫下車見邑治在頽垣敗瓦之中  
 逋欠積五六年冊籍漫無可考求所為山川土田人  
 民錢穀及一切創垂沿革之舊茂如也內思治亂異  
 轍今昔殊規而章往詔來使前者有可稽後者有可  
 守則莫善乎志於是欲以討求故實為任謀之諸薦  
 紳出舊本殘缺漫漶不可讀又以積遺廢集日事微  
 緒未遑也會

朝議允公輔請徵志詩即縣將勒為一統全書概既下  
 又烏能已已爰取舊志而釐定之踵舛承謬悉加是  
 正又為之汰其蕪防其僣補其殘佚增其未備凡所  
 著例雖不盡於前人而條分縷析各歸部伍用濫用  
 濫亦庶幾乎一邑之良書已雖然特形物換代有變  
 更鼎革以來惟畫疆分野山川形勢如故耳外此則  
 今異古不侔矣是故城池猶是也而堅毅異風俗猶  
 是也而淳薄異物產猶是也而登耗異戶口土田猶  
 是也而贏縮沃磽異賦稅徭役猶是也而增損繁簡  
 異公署廟壇橋梁之屬存其名矣而存其實者或寡

名宦先賢孝義節烈之屬為之前矣而為之後者或寡文辭題咏之屬得其似矣而得其真者或寡司牧者于此因時制宜古今異劑其可執席上之言泥拘墟之見而不思所以改絃更轍乎哉予用是宜之座右日取而討論之兢兢焉懼溺厥職亦冀異時生於斯宦於斯者披是書而畫有省夜有思城池何以繕戶口何以聚土田何以墾賦稅徭役何以復先朝之舊公署之宜脩者幾何所廟宇橋梁之當復者以何為先原風俗而培物力者何道之從也古蹟何以復興災稷何以不生畢然而望者何代之墓名宦鄉賢之

可法者幾何人文之不謬於聖人者何氏之子乎孝義節烈之勿哀文何方以興起之也如是則一邑之志修矣一邑之事亦舉予不佞有厚望焉若曰審其病者諱其方察其微者豫其救坐而育焉可赴而行焉予非其人也

康熙癸丑春王正月文林郎知陽穀縣事皖桐王天璧謹識

陽穀縣志舊序

今之邑即古諸侯之國也國必有史邑可無志乎是故周官天下之圖掌之於職方氏四方邦國之志堂之内外史然匪徒紀山川地利以知要害而已蓋所以備采訪垂鑒戒彰風化贊朝廷之盛治者也故魯典籍大備見稱於宣子紀宋文獻不足見惜於仲尼是志之闕於世道甚重顧可慢之而不修已乎穀邑無志邑侯靜虛劉公用是歎焉既而河間張歷田公承命整戎於下車臨清按巡察志蓋欲考古觀風也得民間抄本散逸錯落絕不成書愕然曰是邑向帝

邱而背聊閔左會河而右朝野在古為名地在今為巨鎮獨無志可乎迺進劉公請邑俊致政大夫李北聖先生考訂纂集事竣余除先母宜人憂促裝北行間劉公來曰志必有序其來尚矣邑志成先生為我序之余謁北聖請觀其分野昭天文也山川昭地利也沿革昭常變也建置昭制度也廟宇昭正祀也樓臺昭儉素也賦稅昭貢法也戶口昭徭役也土產昭財貨也風俗昭禮義也人物昭賢良也節義昭正氣也武備隱逸等總三十餘條悉寔而能華簡而能備微而能顯得古良史之規範焉因賀之曰成千百年

之曠典於旬月之間真可以備采訪垂鑒戒彰風化  
三君子之功豈淺淺者哉余獨惜賢哲之寥寥未有  
窮於斯志者也有春秋底今二千餘祀宦於斯者豈  
止千百生於斯者豈止億兆然而名宦僅元之孟公  
遵道季公謙我朝之劉公洪黃公元和而已鄉賢則  
于公庸而已其人才之難何至是哉或曰緣無志湮  
微泯沒耳嗚呼使如孔顏曾孟懿黃卓魯孰得而湮  
微孰得而泯沒是故無賢哲也有則必有稱述之者  
矣余獨喜夫志成之後宦於斯生於斯者必將聞志  
求實指而議之曰某也清慎勤可法也某也慈惠良

可思也某也貪暴可惡也某也輕浮可鄙也某也柔  
懦可懲也某也不學無術可羞也其必砥礪奮發振  
拔上達而惡居下流賢哲齊出踵至而爭光斯志於  
無窮矣不然寧不有負於歷田公北墅公靜虛公之  
望也乎嘉靖丙申季冬閏月邑人長春子張恂序  
嘉靖丁酉春陽穀志成予有滇南之行由陸歸穀者  
先君之墓邑侯劉君以序屬予予謂邑之有志猶國  
之有史不可缺者志古所以昭今志今所以示後不  
病其槩而不華而病其誕而弗寔不病其簡而不備  
而病其偽而失真不病其雜而弗倫而病其私而不

公斯三者作史之大患雖有弗傳雖傳弗永非史氏  
所當深戒者耶矧疆域志而地理昭山川志而形勝  
見戶口志而虛寔分曰賦志而貧富著人物志而幽  
賢顯祠宇志而祀典明官制志而職守辨斯數者一  
邑之至要茲斯地者不可不知焉者至于官之臧否  
俗之好尚古今文章事蹟凡可以資考據而示勸懲  
者尤所當志顧可以易為耶吾邑開創百七十餘年  
尚未有志宦吾邑者固多賢每以邑志未成文獻失  
徵是恨嘗與一二耆宿纂集繕錄成帙者屢矣又以  
金根亥豕是患卒未梓行深澤劉君以名進士宰吾

邑越三載政通人和百廢俱舉乃以邑志託之北墅  
李公纂集之季公取舊志而大加增損書成予見其  
考訂詳而弗陋著述寔而弗妄其臧否人物不必直  
書而因事考寔賢否自明誠一邑之信史也欲知吾  
邑者不必旁搜博訪一展卷間一邑大槩宛然在目  
北墅其有功于吾邑者乎予以邑人嘉缺典之有成  
故序其始末如此顧不以不文辭也賜進士第通議  
大夫雲南按察司按察使前河南道監察御史侍經  
筵官邑人吳鎰書

北野子曰志外史也夏有禹貢周有職方秦漢以下

或圖或志代代相因弗贊弗失我朝亦因之著一統志頌天下天下則焉各著其志任藩省曰總志在府州曰郡志在縣曰邑志非徒歸史事炫世之耳目已也蓋天所覆地所載禹跡所及者引縮縱橫條悉萬出是故邑所宜志者郡弗得而什一也郡所宜志者省弗得而什一也省所宜志者天下弗得而什一也刪而愈刪約而愈約邑志可弗作乎陽穀古齊來會盟之所厥後孔孟之道德漸濡親炙海岱之精靈不限り遐播遺化攸薰遺英攸萃而其民俗之淳信士風之淳直土田差賦之類重較諸海宇花封得無相

與伯仲者耶是其志之作弗容已也邑侯劉公靜虛索舊傳稿志請北野子復加考證且致兵憲張公歷曰拳拳欲成之意北野不辭緣稿目艱實續疏其滯補其遺一其二三繁亂為卷有五為日三十有二因繫義識區區以著厥由更有缺略後可潤色者統宜俟夫後之君子云時嘉靖丁酉孟春望餘北野李際元書于三在堂

### 重修陽穀縣志舊序

余不佞待罪河東以有祝釐之行事竣歸里適陽穀重修志成邑侯范公走書徵序於余以識歲月余弗

文烏足以序篇端乎哉已而讀志不覺作而言曰懿哉范侯之用心乎可以觀政矣蓋聞君子之益政也不務炫耀之虛名而務修舉之實績不徒粉飾於目前而期昭垂於永久故因時以修政而致政以詔後非仁人之用心不能也公之令于穀者二年矣精明愷悌勤於史事諸凡綱紀井然就理而有學造士建倉儲粟尤其大端頃又加意番編減徭役以蘇民困興衰揀弊而穀邑之政煥然一新矣因檢閱舊志嘆其未備謂日逮事異宜為訂止乃委鄉紳宋王二君暨邑庠師儒重加纂輯目仍其舊而略者詳却者補

刪潤增修而穀邑之志亦煥然一新矣於戲公之用心非所謂務寔績而期永久者耶余嘗慨久任超遷之法廢而官如傳舍賢者之設施每不克終即終矣而繼之者公自為政各行其意民卒不蒙其澤何怪乎民生之日蹙也昔周公蒞殷頑民遷於洛邑歷世三紀世變風移嘗稱之曰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畢公克成厥終三后協心同底于道通洽政治澤潤生民使周公之後而非二后之協心則治洛之績曩矣然則公之修政而及於志也意深遠乎夫志也者議也譬主之縱理其家既竭心思矣又

懼後之人忘其所有也為之紀籍以識之俾後人頃刻一覽而衆之所有宛縱在目肯堂肯構之志勃如也審如是則仁人相繼前後一心將俾殷邑之政日新月盛而愈增為簡牘之光也則斯志之重刻也豈曰小補之哉余故喜而序之以告後之從政者公諱宗文號任吾洛陽人與余子宗啟同甲辰進士萬歷丙午歲仲冬日長至之吉賜進士第嘉議大夫分守河東道山西按察司按察使兼布政司右叅議東阿喬學詩書

陽穀舊有志以歲久不無散逸殘缺之患觀者每以為恨前收茲土者往往欲加重修限于邑務勩勩未能也歲甲辰任吾范老父母以洛陽名進士出宰是邑甫下車庶政聿新百廢振舉因索邑志觀之慨然曰志者記也記載弗詳曷以示後即有志于更新居數月乃進麓及蘇郡二字王君委以纂集之重麓承命唯唯遂取邑志細加檢閱悉從增損殘缺者補失次者正于凡建置之始未疆域之分畫民風之盛衰賊役之繁簡與夫戶口土田物產都社職官學校科貢人才諸有關於政體係於生民者靡不芟繁補遺分門別類乃若費舍之修整生徒之振興倉夏之鼎

新紫荆之創建又皆出自公之膺恩擴前人所未暇者猗歟盛哉蓋天生豪傑固將昇之以天地民物之重而為豪傑者亦毅然以其身任天地民物之重而不辭則凡宏遠猷而敷經濟者有能竭精殫思以期報稱固非庸衆所能測識今觀公自履任事始以迄于今舉凡興革措注設施鋪張無非培養國脉莫安民生之要務他若催科不事督責而輪納恐後聽斷不假猷朴而狡偽獻誠生養体息旬宣拊綏深仁厚澤沾濡優渥又非志之所能悉者公賢聲茂著內召在即志之修不過甘棠峴碑係吾民深長之恩耳志

成將梓復屬以叙麓老耄弗能文勉述其縣以識歲序云耳萬曆丙午歲孟冬之吉治下鄉官米麓頓首謹書

### 重纂刊陽穀縣志舊序

結繩易而書契興國之史家之譜邑之志無地無之然史有專官日載實錄譜有宗子時紀世系志惟聽之邑令遞代如傳舍久暫異任能否異品往往目為成帙歷數十年不經換風俗人物月異歲改致令小史如墜舟之劍舟行不知凡若干里而劍猶故但存古蹟近事莫考即今陽穀人我明盛官其土者無慮